



这次购书风潮过后，《白泉》的作者洪建民成了全市百姓关注的明星。他先后坐客直播间、应邀四处作白泉主题报告，宣讲从新洗水和白泉重逢定理；以至于连续3年被评为海洋市最有影响的人。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小说《白泉》是他献给南珠儿的生日礼物，而那些诗都是写给南珠儿的。

现在，洪建民才感到把文学拣起来，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尽管，洪建民知道再去想南珠儿已经不见得还有什么意义，可是在心中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影子的纠缠。有一段时间，他很寂寞。于是，他就拼命的阅读《重逢论》和白泉重逢定理，并且试图独立完成计算尺和蓝天、碧水、甘泉等八大区域的权值推导工作。可是，越是这样做，越是让他更加思念南珠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只好暂时把白

泉重逢定理放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洪建民计划让怀念南珠儿的记忆，从心中抹去。他就不断的制造出更多的诗歌作品，有时也制作小小说、散文、游记，拿出去发表。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再去看白泉重逢定理，也不再想蓝天、碧水、厚土、甘泉是怎么回事儿了。这期间，他做了一番分析。在他最初的看法里，开始是喜欢过南珠儿，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当发现自己与南珠儿的距离时，担心自己将来一事无成，会拖南珠儿的后腿，曾经拒绝南珠儿的介入，认为南珠儿和白泉重逢定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他反对得不够坚决。现在，他发现当南珠儿参加了以后，她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给他洗脑了，统治了他的灵魂，让他不得不跟着她走，因为南珠儿是对的。特别是南珠儿可能还握有白泉老师说的谁也没有说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也许对推导八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完善白泉重逢定理更加重要。这让他更加思念南珠儿。他好像已经失去了自己，那么他自己，或者说原来的洪建民哪儿去了呢？他想找回自己独立的灵魂，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回到从前。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南珠儿的参与，使他对南珠儿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一看到白泉重逢定理，就不再单纯

是河流与清水重逢，而是能不能与南珠儿重逢了。

感情有时真的像埋在地下的煤，在宁静中，它可以保持长久的沉默，可一旦有人把它投进了火炉，它就不能停止燃烧，直到烧成熊熊的火焰。

本来白泉重逢定理讲得清清楚楚，人们能否重逢，在于各自在相等时间里的行走能否走到交汇点重合，可是他还是怀着挚爱深情心不由衷的思念南珠儿。看来人的情感真的是一个怪物，居然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向。

有时他甚至认为，白泉重逢定理就是南珠儿，或者南珠儿就是白泉重逢定理，它们之间已经很难分开了。洪建民甚至对自己的智商发生了质疑，很不满意先祖留给自己的智力，很生祖宗十八代包括他自己的气。洪建民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让南珠儿搅和进来，帮着研究白泉重逢定理呢？也不该和她走得这样近，居然把自己的魂儿都让南珠儿给珍藏了，真是得不偿失。他有点后悔了。

可是退一步想，他发现南珠儿身上也的确有自己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尤其她过人的智慧，怕是这一生都无法赶超了，特别是南珠儿可能还藏有那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南珠儿，好在南珠儿还是老师保荐的最佳助手呢，这就更不能离开

南珠儿。想到这里，他又感到，南珠儿的参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智力发展空间，这样一想，他又不能不想南珠儿，他又感到这还是很值得的。

正在他思友心切、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南海芭蕉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友建民，近日我办了一个红树林论坛，如有兴趣，请登陆支持。这天晚上，洪建民按照南海芭蕉给的网页地址，十分顺利地就进入了红树林网站。他看到南珠儿一首题为《红茄冬》的诗也贴在这里，当然毫无例外的正在受到粉丝们的追捧。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最令洪建民振奋的是南海芭蕉留在自己博客的纸条。南海芭蕉对洪建民说：五年前，我建议以你在全国诗坛的影响力，可否发起红树林科考队之旅，以引起人们对南海红树的关注。现在时候到了。

洪建民对考察红树林的话题有着先天的好感。立即回复说：可以。洪建民先后在十个大型诗歌网站发出到南海考察红树的约请。各大网站纷纷响应。洪建民一连高兴好几天。可是菊芋园论坛版主芒果却对他说：去南海最好在冬天，目前时值五月，这个季节正是南方高温天气，诗人们去了，极有可能被晒成干人了，搞不好晒成人干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洪建民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暂时先放一下，在适当时再进入运

行程序。

这让洪建民思念南珠儿的旧愿又死灰复燃，他又苦恼起来。他始终觉得和南珠儿，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很难用后天努力来弥补的。所以，对南珠儿，从她第一次离去，他就感觉到离去仿佛已成定势。现在南珠儿已经去了北京，这一生再见到南珠儿可能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尽管洪建民有时还想让南珠儿咬他，即使咬他的脖子，把血管里的血咬出来喝了，他也不再在乎。

日子平淡如水，心潮奔涌澎湃。洪建民无论怎样想，奇迹都没有发生。南珠儿越是隐身，他越是想入非非。他甚至有几次跑到大道上去，久久地站着，幻想报社的新闻采访车再次光临他的身边，把南珠儿送来，让这里到处撒满早晨的霞光，或者像古代寓言故事里的宋国人那样，有只兔子再撞一次大树，最好撞在他的大腿上，让洪建民抱起来，而不让兔子撞伤。可是等了许多天，新闻车终不露面，让他空怀一腔抱兔之志，无功而返。在他心中，他也知道南珠儿离开了海洋市，他还是期待奇迹发生，可是奇迹始终没有如期发生。后来，他终于绝望了。洪建民告诉自己：“显然，这不可能了。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长痛不如短痛，忍痛割爱吧！”

就在洪建民已经对再见到南珠儿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文坛上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又让洪建民见南珠儿的事儿有了新的转机，甚至让他和南珠儿又走到了一起。

一天，作家协会主席约洪建民去参加水环境文学采风会。会议在富丽华大酒店22楼多功能厅举行，会场布置得既典雅又堂皇。洪建民在会上见到了一位著名诗人。他的网名十分好听，居然叫芒果。一看这名字，你就会感到真的是既好看，又好吃。他的真实名字叫王旭刚，和他的高大而阳光的身材十分般配。芒果就是反对洪建民现在去南方考察红树林的那个网友。芒果是从沙海市来的。他为了改善黄沙岭的自然环境，在那里建起了一片沙漠绿洲。据专家们考证，芒果的这个创举，有效的减少了沙尘暴的次数，年均达0.1%，使沙尘暴的浓度降低了0.3%。经过交谈洪建民了解到，芒果大学毕业后，和他一样为环保事业已经奋斗了多年。和他不同的是洪建民只是利用引水的间隙，在南珠儿的帮助下完成了白泉重逢定理的推导，而芒果在北方沙海种下了大片的菊芋。这让他肃然起敬。

这位作家不是自己来的。他们一共来了二十个人，据说是专门为海洋市水环境治理来采风的，并且说也

是专门来向小说《白泉》的作者洪建民学习白泉重逢定理的。这让洪建民激动得不知说啥才好。这些朋友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有几个洪建民握过手的，他记住了这些人的名字。除芒果外，还有：小叶榕、依君儿、沙尘戴、惠沉梅尔、苗雨、绿娃儿、红孩儿、白蜘蛛、杨孜、丰腴留香等人。可惜的是没有南珠儿，让洪建民深感遗憾。

这群人不仅见过大世面，而且阅读量个个大得惊人，连洪建民这个每天以阅读3万字巨额文字量自居的书虫都自愧弗如。这可能是源于铅字印刷品的阅读，当然也不排除网络浏览的便捷。在这个阅读量决定话语权的时代，洪建民听了他们的发言，暗暗下决心，会后要把新华书店三分之一的书买回来，充实到他的个人书架。再不读书，他连张口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在他没这样做之前，洪建民只能老老实实的坐着听别人高谈阔论。尽管他手中有白泉重逢定理，也只能如此。这些朋友谈起文学来个个口若悬河，而谈到诗歌这个陈旧而新潮的文学样式的时候，更是眉飞色舞。一直从诗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对人类语言的发展功不可没，谈到诗人的眼睛，包括诗人的耳朵，以及诗人屁眼儿的环境艺术美学要素。

这让洪建民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和

他拥有相同爱好的人。不但喜欢文学，擅长阅读，还喜欢谈论环境美学价值。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止洪建民想念南珠儿。在心里他甚至问：这些人到海洋市来，怎么没通知南珠儿呢？谁组织的，这么不周到，把谁落下了，也不该落下帮他推导白泉重逢定理的网络环境文化红人南珠儿呀！该来的没来，组织得一点都不好，让这次文学之旅多么的没有风景。

正在洪建民听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忽然听到会议主持人作协主席科克信宣布：下面我们欢迎海洋市水环境专家团督导洪建民，为我们讲白泉重逢定理，据我所知，洪督导的白泉重逢定理，不仅是水环境文化领域里的一枝奇葩，也是人们解决生存难题和情感问题的一把金钥匙。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传说中的奇人。洪建民摇晃着大个子，晃晃荡荡地走上了讲台。他向会场下一看，整个会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可是，他也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还是科主席善解人意，见状，马上说：“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神奇的重逢大师讲话。”于是，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飘然炸响。洪建民定定神，终于开口说话了：

“这个定理是我的女友南珠儿推导出来的。”这时台下有人在小声低语：奇人就是奇人，你看人家多么

谦逊！

洪建民继续说：“可惜她今天没来。”科主席这时脸抽动了一下，低声问坐在身边的芒果：“怎么回事儿？”芒果小声说：“只在网上发了一个置顶通知，可能南珠儿没看见，也许是因为工作忙，脱不开身。”洪建民接着说：“不过，这不要紧，我可以代表她向大家详尽的介绍一下白泉重逢定理，以及白泉老师的从新洗水计划。”

洪建民这时已经不那么紧张了，他说：

我和南珠儿认为，在近百万年间，也就是人类直立行走以来，重逢是每个人司空见惯的现象。关键是我们想重逢，到底想和谁重逢？老虎几近绝迹，狼群也已少见，熊猫、马鹿、梅花鹿、狐狸、獐狍、藏羚羊已成稀有动物，甚至野兔、山鸡也很难见了；红颏儿这种连乾隆皇帝都喜爱的著名龙鸟基本绝迹，还有百灵、画眉、云雀、蓝天、白鹭、鹦鹉、相思鸟，这些在不久以前还是举目可及的候鸟或者留鸟，每年春天都能听到它们婉转动听的歌声，可是，曾几何时，不见了，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们了，远离或者死去，它们已经在地球上很难与我们在相遇的的原点重逢了。这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昨天晚上还在向我们招手，可是今天早晨，我们就失去了这些歌手和朋友，这不

是动物朋友的悲哀，而是人类的不幸。那么，河流与清水，到底能不能重逢？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的。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故乡的芦花江。那时，冬天来了，芦花江结冰了，走在洁净的冰面上，你可以看到冰层下面的鱼群，欢快的摇动着鱼尾，自由的游来游去；春天，当冰雪消融，清澈而洁净的江水又开始涌动它优美的潏潏，拍打着两岸的原野，一派悠然新绿，让人见了，感到多么的舒畅而惬意；那时的江水捧来就喝，甘冽甜醇，喝一口你会永远怀念它。可是前不久我到春城参加水环境理想诗会，我在芦花江捧起了一捧水，里面有七八条从没见过的小绿虫在我的手心里摇晃着小尾巴，每只小虫长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正在向我张望。我们讲重逢，讲的是和鱼群，是百灵鸟，而不是和这些绿色的小虫子，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重逢，白泉重逢定理告诉我们，和良好事物重逢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选择，而和不良的事物重逢，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群体的灾难。

接着，洪建民把白泉重逢定理和公式向到会的文朋诗友一一作了详尽的介绍。最后他说：“我读的书和在坐的比起来，实在是太少了，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事物和不明白的道理，我只是在我的好友南珠儿的帮助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感谢大家对白泉从

新洗水计划的支持，以及对南珠儿和我的鼓励。我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台下再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可能是白泉重逢定理触动了科主席的快感神经，也许是这个定理推导者的生动报告为海洋市增了光彩，他一脸喜悦的站起来和刚走下讲台回到座位的洪建民握了握手，说：“对不起，这次开会只在网上发了一个置顶通知，对南珠儿没有到会深感抱歉。”洪建民说：“没关系，讲到白泉重逢定理，我只是不能不提到这位重逢才女的名字，没关系的。”

接着会议又进行了诗文化与水环境文化、文学作品与环境文化关系的专题发言。诗人芒果还介绍了菊芋治沙，改善沙漠环境的经验，这让洪建民感到治理环境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但要从新洗水，实现清水与河流重逢，也要实现绿色生态计划，让绿色的植被与裸露的原野重逢。

会后在和芒果告别的时候，芒果紧紧地握着洪建民的手说：“我在沙海种植了一片菊芋，沙海市的文学朋友正在考虑在今年适当时候，召开一次沙漠环境治理主题诗会，届时欢迎你带着白泉重逢定理到我的菊芋园指导，你可别不来和我重逢呀。”

洪建民很喜欢这个一笑露出两颗虎牙的芒果，笑

着说：“一定去。”

在芒果一行离开海洋市两个月后，某天凌晨3点，洪建民打开电脑，登陆黄沙岭菊芋园论坛，一则消息叫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芒果在论坛的置顶通知中说：拟于8月19日至22日，召开黄沙岭菊芋园沙漠环境文化诗会。特恳请北方鹤、南珠儿、南海芭蕉、水黄皮、小叶榕、冷关公、一树珍珠务必赏光到会。在写给洪建民博客的纸条中说：苗雨和依君儿的诗，近日引起天下诗人广泛关注，诚望对这次沙漠环境文化诗会给与支持。洪建民回复说：两位女诗人的诗和网友们的评论早已知晓，召开诗会，势在必行，加之菊芋治沙值得学习，届时一定到会。

洪建民和水环境专家团游四海团长请好菊芋治理荒沙的科学考察假，立即买了张机票飞往沙海市。飞机途径北京市上空的时候，洪建民下意识的透过机窗向下望去，看能否看到南珠儿是否也在飞机场登机，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还是看了好长时间。其实，飞机只是一掠而过，洪建民看到已经过了昌平的上空，到了居庸关山口，原野、峰峦郁郁葱葱的，古长城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给人一派欣欣向荣的感觉。可是没过多久，就是一片荒沙出现在眼前，他猜想这里大

概就是自古以来令人谈沙色变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洪建民低头看了好长时间，都是茫茫沙海，偶尔几粒新绿，总不能提起精神。他睡着了。

洪建民醒来的时候，沙海市已经到了。一出机场就看见芒果高高的个子，手里举着一块小得可怜的纸板，上面写着“诗友在这里集合”的字样，在那笑呵呵的等着他呢。他们虽是第二次见面，但是网上经常见面，已经不那么生疏。芒果指着身边的依君儿说：“你先带北方鹤上车，我等下一趟飞机再接两个人，到齐了，咱们一起走。”

依君儿和洪建民必然是见过面的，都显得很从容。她从洪建民手中接过了旅行车，把他送上了车。然后，依君儿好像知道洪建民渴了，顺手递给他一瓶菊芋园矿泉水，一边风趣地说：“我们这里沙尘多，苹果少，先喝一瓶菊芋园矿泉水吧。”

说完依君儿转身又去接人了。洪建民嗓子的确有点干，打开矿泉水瓶，就大口的喝了起来。他环顾四周，看到沙海市的机场虽然不大，但是绿化还是做得蛮好的。尤其在一片氤氲的草地上生长的几株洋槐，树冠低垂着，像几个阳光女孩，羞答答的站在蓝天下，看上去更是可爱极了。这时，车上的司机坐在前面的车座上正在悠闲的吸着烟，给人感觉和蔼而宽松，洪

建民几次想和他说说话，但他不愿打破人家的宁静，也就欲言又止。

他自己坐在那里，独自胡思乱想着。洪建民想南珠儿会不会像上次那样，没看到通知呢？我也忘了在博客里给她留言了。他忽然记起，刚才芒果说再接两个人，怎么没问问接谁呢？正想着，忽然一阵琅琅的笑声飘来，听了让他感到既熟悉又亲切，猛抬头，向窗外一看，依君儿陪着南珠儿在后，芒果拉着南海芭蕉在前，正笑哈哈的朝这边走来。洪建民立即跳下车，迎上去和南海芭蕉握手。南海芭蕉狠狠地捏了一下洪建民的手，让他感到有点痛。

南海芭蕉说：“北方鹤，你总是捷足先登，我以为我是第一个呢，没想到你比我来的还早。”

洪建民马上回答说：“你来了，我能不恭候吗？”

说完他们立即大笑起来。这时候南珠儿也在依君儿陪同下走了过来。洪建民本来想和南珠儿拥抱，结果只是用手尖轻轻地握了握。这让南珠儿很不满意，她迎胸给了洪建民一拳，险些把他打翻在地。他晃了晃，才站直了。

洪建民说：“别这么狠。”

南珠儿说：“你的脖子还是那样灵活，这我就放心了！”洪建民听了十分紧张，瞬间脸都热了，洪建民

担心南珠儿当着大家的面咬他的脖子，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洪建民还是很担心。

芒果可能看到洪建民的脸红了，接过话茬，“都知道你俩是推导白泉重逢定理患难与共的密友，今天见了才知道这知音见知音，真的就是不一样呢。”

这话，又如久旱甘霖，浇在南珠儿心灵的枝叶上，立即鲜活精神，轻松笑了起来，一点也没感到不好意思。

过了一会儿，一树珍珠、水黄皮、小叶榕，几位环境诗人也到了，洪建民和他们早已熟悉，一一握了握手，接上了车。只是冷关公没到，有点遗憾。洪建民问芒果：“冷关公，来吗？”芒果笑嘻嘻地说：“他临时有点变化，可能推迟两天。别等了，我们先到菊芋园吧。”

车满载着诗人们相逢的快乐和笑浪，离开了机场。

晚饭后，洪建民回到房间见一树珍珠在记日记，简单打个招呼，就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南珠儿站在门廊里，正在和依君儿说话，就走了过去。依君儿说：“我得去发会议文件，你们聊吧。”依君儿朝南珠儿和洪建民点了点头就回屋了。洪建民拉着南珠儿走了出来。

终于又见到南珠儿了，洪建民兴高采烈地唱起了《我遥望春天的桐花树》。这是他不久前专门为南珠儿写的一首情歌。可是，不知为什么，洪建民想在QQ邮箱里传给她，南珠儿总是拒绝接收。

此时南珠儿跟在洪建民身边，听着这么亲切的歌，高兴的晃动着漂亮的双臂和秀美的两手，随着和谐而美妙的旋律，起伏着，好像要把洪建民的歌声抓住织成手袋似的。

洪建民唱着唱着，忽然停下了，说：“南珠儿，我们到芒果的菊芋园转转吧，这里虽然比不得海洋市的东大河，更赶不上纓络河，但是，芒果在这片黄沙岭上开拓出一片绿洲，这个创举实在太伟大了。”

“走吧，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南珠儿问。门前东侧，有好多青年志愿者正在编防沙用的帘子，有的在菊芋地里疏苗，把过于密集的青苗间下来；南海芭蕉、小叶榕、水黄皮几个诗人也站在青年志愿者的行列里，有说有笑的在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般帮着编防风帘。芒果走来走去的正在检查帘子的尺寸和质量。

洪建民说：“别打扰他们，我们向西走吧。”没走几步路，看见一个静雅的小院，周围长着郁郁葱葱的榆树，门开着，他俩向里面望去，看到工人师傅正往车上装矿泉水。

南珠儿说：“这里是矿泉水厂。”洪建民说：“我们在车上喝的矿泉水，原来真的出于菊芋园呢，味道、口感都不错。”南珠儿说：“这沙漠怎么会出矿泉水呢？”

洪建民说：“这里这么多树，能没有水吗？据资料介绍，每棵树可储藏7吨水，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南珠儿说：“我们继续走吧。”

此时，夕阳正挂在远处的一个小沙丘上，照得黄沙岭红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的，有的地方金灿灿的，亮晶晶的，有的地方绿油油的、蓝汪汪的，还有的地方紫哇哇的、粉嘟嘟的，好看极了。南珠儿见了，说：“洪哥，你看，七色滩耶！”

洪建民说：“真是太美了，如果我们不亲自到这里走走，还真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好的风景。”

洪建民和南珠儿并肩朝着夕阳走去，沙滩的热浪在他们身边鼓荡着，脚下仿佛是刚刚息了灶火的笼屉，让他们感到心里暖烘烘的、身上热乎乎的。转过一处小沙丘，忽然面前出现了一处小松林，里面隐约有个石碑；他们走了过去。及到近前，果然是一座汉白玉质的石碑。正面刻着“沙伯川先生之墓”。他们转到石碑的后面，背面写着沙伯川的生平事迹。他们读后，南珠儿感慨地说：“洪哥，看来古人说，青山处处埋忠

骨，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洪建民点点头，说：沙伯川老先生是一位献身环境事业的先驱者，一看见他的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

说着，他和南珠儿在老先生碑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十分恭敬的回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夕阳漫过来，举目望去，在先前的七色滩的背景里，又糅合进血霞的光彩，看上去十分悲壮。黄沙岭的颜色比先前更瑰丽了。此时向黄沙岭的菊芋园望去，大片的花朵正在开放，金灿灿的。此时，一阵微风拂过，摇荡的菊芋花像一张张笑脸汇成的海洋，起伏着，他们仿佛坐在船上，荡开双桨，顺流飘去。

忽然，他们听到菊芋地里，有人在气喘吁吁的呻吟。一个男孩两手捧着女孩的衣服，仿佛要掏出藏在里面的人世间感恩妙计。

南珠儿见了赶紧拉着洪建民迅速的离开了。

走了几步，把脸靠在洪建民的耳朵上轻声说：“快走，别惊动他们。”

洪建民看着走远了，对南珠儿说：“这两个孩子，看上去才十八、九岁的样子，哪来的呢？”

南珠儿平和地说：“可能是沙海市的青年志愿者，来菊芋园干活，晚饭后，没事儿了，跑到这里幽会来

了。”

洪建民暖暖地说：“那么专心致志的，我们过来都没看见。”

南珠儿一脸平静，耐心地说：“你没看见他们脸朝里吗？”

洪建民装做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也许是想试探南珠儿的态度，故意问：“他们在做什么呢？”

南珠儿有点不耐烦了，说：“你没看见那个男孩在洗衣服吗？”

洪建民让人感到更加幼稚，说：“那个女孩怎么坐在了男孩的身上呢？”

”南珠儿终于不耐烦了，说：“那个女孩在嗑瓜子儿呢。”接着一转话题又说，“现在的孩子成熟太早，一高兴了什么事儿都敢做。”

洪建民这时才恢复常态，说：“一代天之娇子啊！很容易就这样给毁了，都是看《珍妮苞苞》看的。”

南珠儿又平静下来，说：“也不能全怪《珍妮苞苞》，这里也有自身的原因，当然也有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责任。”

洪建民说：“看来我们的教育还有死角。”南珠儿说：“是呀！不过，好多青纱帐里，都有这样美丽的鸳鸯，象东大河水库你宿舍里的花脚蚊子，看上去很可

爱的。这说明菊芋园也是一处生机勃勃的好地方，如果不是沙老前辈和芒果在这里苦心经营和建设，想叫鸳鸯在这里现身，也是很难的。”

洪建民说：“在这么好的风景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某种意识冲动，还是你看问题全面。看来这辈子我都得向你学习。看问题时，不能只看其一，也要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

洪建民和南珠儿说着话，继续向前走着，太阳已经沉到远方沙丘的后面去了，天空挂满了晚霞。回头看时，菊芋园科研所的建筑已经远远的亮起了灯火，看上去像一处神圣的殿堂。菊芋丛中传来一片烂漫的虫歌，仿佛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演奏的交响曲雄浑激昂，听了令人感到十分美妙而惬意。

可能南珠儿走得有些累了，也许是想静静的感受一下动听的虫歌，便一屁股坐在柔软的沙子上，不起来了。洪建民见状也顺势坐在了她的身边。他又闻到南珠儿身上那股奇异的香气了。这是一股幽香，绝不是用人工方法调剂出来的。洪建民知道南珠儿从来不用化妆品，她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南珠儿已在他的身边，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两人静静的坐着，洪建民把手放在南珠儿的肩膀上，轻轻的拈着南珠儿的发丝。他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了，不过，对老师说的那个秘密，依然还在激励着他的神经元始终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因为他觉得这个秘密一定在南珠儿的心里。可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南珠儿讲给他。

欲知后来如何，《红树之恋》下章更精彩

（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